

四庫全書

史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一  
六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劉耀馥

欽定四庫全書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一

宋杜大珪編

馬忠肅公亮墓誌銘

晏殊

鉅宋有天下重三后光九圍淑清慎東豪雋宣揚治迹  
海岳冥助英賢輩出惟僕射扶風忠肅公諱亮字叔明  
委質三朝勤身四方踐履華顯保綏吉祿盡瘁克終褒  
甄有加進退哀榮為儒臣表式公之先本居彭城中徙  
廬江因而占籍曾祖復王父韜潛穎弗耀里仁多裕烈

考澤仕至西頭供奉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舒國公五代邁屯隸名戎幕皇朝拓統獻策帝閭引籍三階之塗警寇兩河之涘遠圖未艾衍慶方隆公即第三子也生有淑靈長而僇傑鍾庭聞之意愛樂文史之芳潤太平興國中神宗振策萬寓來王親御英毅博延材等公甫踰弱冠綽有神鋒一上中進士第得大理評事知太平府益湖縣丁外艱朝制抑奪充窮蒞事自吳會之平也士人族屬不許渡江公高堂暮年愒日榮養懇乞

迎侍優恩賜許改丞大匠入佐著作監群舒權酤授殿  
中丞上言詩賦小才不足觀士願先策論以擢優長頃  
之同判毗陵郡編戶數百積虧算緡家貲已空刑絀未  
解公面釋羈紲諭之借償如期悉來宿責皆復版籍既  
阜鋤筭實繁精心不疲園囿無禁採訪使羅處約撫其  
實狀飛表以聞受代還朝面賜五品服命知濮州期月  
政聞部民留借駟騎傳召憲臺論薦遂充福建路轉運  
使提點刑獄閩疆荒外部居遠夏公星言夙駕惻隱窮

微六姓

闕

銜冤引伏由察視而全活數族田訟積年

遷蒙自辨明而決遣外臺路奏稔達朝聞就遷太常博士知福州翰林學士承旨蘇公易簡舉才任治賦促名提點三司未幾以聯職匪彛力求外補出知鄱陽扁舟徑行僅及都外而伊人受戮識者許其先見邑有豪族怙強專殺依違十載未伏其辜公發擿按問即時論決又表十二戶民積負七百餘萬鼓鑄錢幣亡傭至大經常所費物力罕充公奏於池陽分置鑪冶供億既羨課

程增倍著在令甲迄今便之尋改殿中侍御史真宗踐祚遷刑部員外郎公以聖緒重熙嘉猷罔伏讜言四事奏記槐庭大畧以征稅所通杼軸斯窘恩詔屢下官曹廢格誅斂彌急瘡痍未復願出宸斷大滂和令惟新肆賞施及戍兵貴不踰時式符渙汗邦朝近制屢以宗藩尹京地處猜嫌謂宜草罷引弓裔俗鳴鏑犯邊冀講和戎用康居業囊封上達時論然之咸平初代還以京西河東二路租欠鉅萬詔往蠲除又以隴州計籍失言公

錢千餘萬受命按劾至則考文簿詳耗登辨朱墨之出入見四三之名實得其舛誤固益毫分疑論冰釋吏胥岳抃復命主判三司都磨勘司先是浙右行商許其沉海有自姑蘇抵海陵以鬻枯魚者鹽鐵使陳恕按籍責其枉道倍誅算金連歲督理家人上訴詔下計庭會議案察雲集靡敢異辭公獨與劉綜條附前令請從釋放皇明獎納嗣降曰俞三年春益部挺災寅車致討授西川轉運副使法坐臨遣聖顏彌渥事有利病悉從便宜



端正使名以隆朝任矢石之際輸將不前編貿滯蹇力  
資餽餽迨乎訖役民不告勤逆黨既殲虎臣擅命恣行  
威戮姑快侈心公義感其誠辨迴其虐霜鋒之下所活  
千人捷羽既聞璽書垂獎改兵部員外郎資錢五十萬  
大兵之役斗米直千公出廩輕價遂蘇民命明年承詔  
入奏加直史館賜白金三百兩會送賊中偽署八十餘  
人至者樞臣將盡戮之公入對近墀願從寬宥亟詔議  
於上前當軸抗聲其詞甚確公曰脅從罔理是亦何誅

且汙染之中此為百一餘或鳥驚雉竄傾聽德音一聞  
大刑孰不危懼今茲議者虞其退不悛心臣敢以百口  
保其無叛且又先朝賊順之黨皆獲全生一昨寇攘不  
聞助亂昌言感悟聖主從之亦既復職勵精為治盡削  
租負力瘞疲瘵鹹衆之井構白興利日久味薄課緡獨  
存監司之人咎逮求辨公則察其區處第其耗穰損減  
堙除皆有條教歲運寶布達於渚宮頭會俚民董其舟  
漕風波悍險士卒侵漁破產毀宗是為常法公則罷其

賦役責其兵師閭里獲安農穡無擾凡十八州軍經饋  
師者是秋輸賦悉奏蠲之諸禁部吏之官權錢倍息以  
杜貪猥灌口叢廟一方歲祠嘯聚儉人並將戎械跨踰  
境邑僭亂儀章申令草絕用懲非法董齊噢咻無不至  
焉五月報政延見便坐雍容啓奏上曰自茲已往朕無  
西眷之憂矣面賜金紫俄命知潭州都會要衝事機叢  
悉牢犴空闕絲言賞獎邑有亡卒潛游聚樂敢行凶慝  
黷亂人倫脅制羣氓為日滋久爰有四輩合謀殺之司

敗論辜將寘於法公以為亢宗除患理有可矜觀過知  
仁刑之所赦儻循常而冒請必見沮於有司措心得宜  
獲戾無悔命筆專斷悉從矜貸削封引咎朝論韙之景  
德初移知昇州途次潯陽歲逢驕旱穀價騰湧道殣相  
望公曰聖上愛民甚於赤子拯溺者不循矩步救火者  
不問大人有利國家專之可也於是取荆湘永米數十  
艦移牒郡守促行賑給因附驛言江界郡國阻饑為甚  
牧長巽懦不時以聞願擇材臣撫循察視仍罷官糴許

行販糧朝廷盡可其奏立命近臣張知白等五人秉傳  
分路緩刑均貸公既即治所益求人瘼輕揚之俗忿驚  
成風失意相讎乘昏縱火申命伺察動無隱漏大殲惡  
少乃絕震驚僭國遺區藩儀未緝幕庭之會器服不充  
牙城東北自偽朝德昌宮地後庭鉛粉往在焉公撰曰  
庀徒依神致禱掘次袤丈得汞二百餘斤鬻之獲緡百  
萬以備供帳綽然有餘歲滿入加工部郎中三日擢授  
右諫議大夫知廣州蓋宜寇初平思寧遠俗也受元符

之歲二月公至番禺澄海役兵有出戍而從亂者宗屬  
二百餘人法當配隸皆奏釋之瀕海鹽夫有負課而乏  
資者妻孥質於豪族歲久未賞悉遣還之招攜裔蠻杜  
絕侵擾期年蕃舶四倍而來琛賫駢湊耆髦駭歎較於  
舊課百萬其贏天子異之命中貴人就頒燕勞遠夷百  
衆陪預下筵是歲昇中喬岱公命大食商酋陀婆離蒲  
含沙等共執方物貢於岳趾中邦聳觀大禮增華交州  
使人道出都府常時貿易多所稽留怠忽條章喧煩里

開公榜揭科禁犯而必行畏威斂迹罔復干迕封祀均  
慶進左諫議大夫二年有詔方國各營天慶觀以昭瑞  
命公進思替否旁念裕民但葺開元用寬勞費又以秩  
當諷諭內激忠純引用邦封遠禪宸聽所辭悃悞時論  
嘉之端以久處瘴處懇求移莅遂改知虔州五年之民  
闔境遺愛繪公之像共致生祠南康與區生齒繁夥公  
命錄孝行圖於府門靈鵲縞姿族生庭樹幼艾驚異謳  
謠變風四年汾祀禮成加給事中踰歲徙知洪州在途

詢利病奏放廬陵臨江洎本郡餘稅詔悉允之溪蠻擾  
邊朝右咨帥遣三班殿侍趙吉馳驛齎詔命知荆南府  
兼荆北路兵馬都鈐轄賜中金五百兩嗣降宸旨彰明  
委注嘗聞具獄獨疑枉濫榜笞既久不復自明公引造  
黃堂屏去齋侍苦言感動幽悃乃申為召左證即時縱  
去曾未數日罪人斯得又有父子同訴失其冢婦公潛  
諷胥吏就詢所居知其前後皆有津涉密選幹吏網於  
水中翼日而獲沉尸即辰而辨謀殺荆吳之閔雨也請



停市糴輕價以濟流庸宮邸之遺燼也首納圭田率衆而資完葺八年春政成入覲面奉宸諭徧朝宮觀七月以尚書工部侍郎再守金陵期年就知杭州加領集賢院學士前此大萃戎旅築修坊堰出沒泥濘多為足疹有詔曰江岸興功蓋非獲已役人嬰疾良用軫懷宜具籌畫飛郵來上公至部例謁伍員之廟躬袖詔檢示於眸像且曰帝念若此神其鑒之苟無冥應安用嚴祀詰旦主吏稱潮勢遠却滙於他境又累夕堤沙橫出綿亘

數里罷役夫七千有餘厘井耆艾用竺乾法會僧以感  
聖圖入貢遣中貴人詣水濱為道家醮席投龍辟而報  
貺錢氏之有國也近邑茶園二十六所歷年滋久枯枿  
僅存每歲役兵三千責辦常課因緣採擷恣撓田間公  
悉命芟燔變收庸調地征無失民患不生湖秀荐饑流  
亡猥集既出京廩賙於困窮復諭豪宗共為斂施四封  
之內全度居多飛蝗為災蔽日而至軫憂南畝躬禱吳  
山羣鳥荐食靈雨紛洒苗螟盡斃原穡無傷地本司吳

俗營機鬼椎牛擊鼓頗紊彝章送往之儀過為奢縱炫  
飾華采喧譟路衢公明設教條一遵禮法巫風頓革品  
類知方天禧三年入拜御史中丞占對左城牢讓數四  
上曰卿所至有異政宜當此授因目輔臣稱其介直公  
以綱憲之地表模所屬遭時振擢銳意修明且言近世  
公私不敦禮教二親藁殯即議星居利析貨財緩營窀  
穸傷風壞俗莫大於斯請自今未訖遷柩無得分異又  
桑門之衆十萬其徒狡獪惰游倚為淵藪歲格之外宜

罷削綈較試之辰願責攸司保任稍嬰雜濫勿許甄收  
山海之濱茗鹽為業食周是樂捨魯是從時有搜獲罪  
同裨販願許茲類減其半坐宸聰采納咸署令焉踰歲  
拜疏避榮願守鄉郡以兵部侍郎領集賢院學士知廬  
州維梓協恭于藩播詠輟我股肱之寄榮茲父母之邦  
五年春換印江陵秋八月剖符建業或兩然巴燭或三  
舍召棠不煩更張可以清嘯今上纂服進尚書右丞季  
冬再領肥川之任間一歲卜習長至肇禋紫壇公以為

六御飛天大明繼照忝備亞卿之列未瞻八采之光夫  
宣寅恭不遑寧虔願奉計籍入朝王會制曰可天聖二  
年冬執玉來覲二宮加禮從祠吉土協贊鴻休歷判尚  
書都省知審刑院講法宮之儀矩慎丹筆之詳平頎然  
宿望冠映朝列近制郊祀有日先庚申令聞知而犯戒  
以不原忉怙之民尚干法禁至期論讞多獲從寬公以  
為上無戲言法在必罰況更誕告不可稽誅請飭攸司  
必正其罪三年加工部尚書知亳州封境積卑潢汙敗

稼請均羨廩假貳疲忙擠壑之備按堵如舊後二載移  
知江寧軍府鹿輜屨及隼旆如歸耄耄多存邑居相慶  
踰歲禮年云及拜疏乞身優答未許明年再表誠請乃  
授太子少保致仕仍給全俸尋奏詔每有章奏附驛以  
聞公輕舸南還闔門宴處子孫密侍邑里明懽丞相東  
平呂公孺筮仕之初詞藻宏茂公識其遠至眷以嘉姻  
果膺國棟之隆昭合鳳鳴之兆至是東平公首賦章什  
贊揚高躅三司兩掖咸有詠歌投贈德門璩刊金石中

朝南紀均著美談八年肆類加金紫光祿大夫燕申之  
中談誦為樂歷採竺典尤邃華嚴久之謂所親曰吾夢  
想有異大期非遠因絕葷茹殆更弦晦一日奄邁微疹  
退安丈室凌晨澡類衣居士服徧召近族勗之治行口  
占遺疏以別宗姻夜分命易新衣盡祛左右合手誦佛  
凝然化往乃九年孟秋之辛酉也享年七十有三上聞  
訃嗟惻為輟視朝一日褒贈右揆錄其孫玘為將作監  
主簿曾孫永錫試祕書省正字弟之子仲良試祕書省

校書郎太常考行舉易治之典以仲冬乙卯返真宅於  
合肥縣之先塋從吉卜也公首娶劉氏攝尚書省校書  
郎誨之女追封彭城郡夫人繼室朱氏工部侍郎昂之  
女封沛國郡君皆以盛族紹恢中饋先公而沒咸附隧  
挺男曰仲宣大理寺丞仲容太常寺奉禮郎仲謀大理  
寺丞仲甫大理評事欽率忠教足光系緒仲宣以肯構  
之長用裕承家延世推恩當踐閨籍能報沖退讓於族  
人多士清論嘉其令範曰朝哥泊大理評事仲卿三藏



奴或殤或天元女英國夫人以左相小君之貴冠內朝  
命婦之班象服斯煌二宗有耀退見長樂延恩外門先  
妣彭城之封乃褒優之異等也次曰堂塗數齡而殞次  
適太平州軍事判官戴宏太常博士永之子次適殿中  
丞呂居簡舊相許文穆公之子次適前進士張士感司  
封員外郎希顏之子次適將作監主簿鍾離景裕龍圖  
閣待制瑾之子幼適太廟室長張去奢亦希顏之子公  
之兄曰邕彬不仕弟用終宣州涇原令測終殿中丞儼

今為虞部員外郎皆有吏道外分朝寄自顏近屬薦紳  
曳組者二十餘人率由公之保蔭公策勲疏爵皆極等  
威賦室三千四百室真食八百戶儒臣清列無不揚踐  
再牧廬荆四臨秣陵質于近古罕有其比角犀豐盈神  
采秀澈鬕鬚美甚盼視矐如憤疾姦回探湯而扼腕盡  
傷窮困據疾而疚心談忠義也或流涕而緣纓譽美善  
也必盱衡而擊節其御下也始若嚴峻而要存仁恕其  
聽訟也初如疑誤而意在平反手著符教訓齊官屬務

敦公共蔑去依阿能斷大事不嬰小節理有槃錯謀成  
跬步輒然而電霆振駭然而醜髀解茲實過人者已夙  
重交契不輕然諾急難是拯榮瘁罔踰戴永者公之同  
年生也出刺邕管道經長沙齒耄家貧憂形於色公許  
以姻援寬其鬱陶曾未數月果聞殂謝公遣迎櫬櫛旋  
葬里間存恤其家致於有立中人李懷諒本家南海充  
使而還常命郡寮會其塋域衆情瓦合咸議枉車公獨  
介然拒其越禮公之在蜀也軍須日急秉駟宵征導騎

失途誤登廢棧徑之斗絕馬不能旋公自述忠勤禱於  
上下倒行數百始得平衡既而列砦攻城中宵露坐適  
與戎校詢謀事機俄頃如廁命其李處僅踰數步飛石  
斃之滿秩言旋乘舟下峽長嬴仲月水潦方臻俗傳茲  
時不利沿涉公又祈於山川曰儻吾不欺於物有惠於  
民半月不雨俾予善達洎夫經灩澦歷瞿塘安若枕席  
俄而大澍迴盼川路無相繼者又虔川贛石旦三百里  
非遇汎漲不能寸進公赴南昌也久屬晴霽藉於戒行

既登舳艫潛祝冥祐中夕水勢暗長川航盡浮篙工驗  
之深已踰丈未曉而霽送車無及是皆衆所傳信謂之  
誠感重慎徽纒訓嚴吏胥晨興視事首閱繆籍得其曲  
要然後長居社稷大祠風雨常祭牲牷器服省視必躬  
陟降獻羞聳兢如在精純所達豐楙隨焉至性純孝加  
常一等生辰諱日時饗間祠悲涕感慕訖於終夕赴潮  
溝日以公田米千斛命賜白金數百兩獲鰓百萬視之  
泫然曰祿不及養此將安用持對親像誓追冥福即致

清涼佛寺以助繕修理餘杭日有梵僧妙德以舍利遺公實有靈應且曰必興佛事公復典肥上遇越僧懷謹謀建塔於邦之永昌寺適契前諾為鳩衆力仍輟廩俸資其崇構九層之峻數載而成遂瘞靈骨勅以普慈為額賜相輪而寵之某竊貫之年獲拜隅坐國士之待頗踰儕倫今也云亡吾將安仰曩接餘論備聆懿實思效刊述形於願言用移挂劍之誠布在披文之作寺丞泣撰風迹郵傳上都得竭陋庸冀垂悠永老童遊矣安用

法於狂言宣父嗚呼猶足志於君子辭則非腆而善其  
不誣後之人如有傳名臣良吏之為者其取證於此也  
姑系之以銘曰

猗夫僕射之德備溫恭正直沉毅威克處煩不惑文武  
該具周行景式猗夫僕射之功佐二朝兩宮極慮納忠  
班常有融岳鎮淵渟妥綏四封二十三政騫翊內外双  
解槃結風生要會人之所難我則為最五十二襍更嘗  
險艱兵癘不侵壽康以還帝獎有勞時瞻汝賢鵷首標

揚黃鍾旅月宰木摧陰飛霜急節輅褒旅葬輅袞成列  
轅馬悲跼虞歌慘咽陟彼卬阜南瞻隴闕廡寫斂翼抑  
車回轍泉帳宵耿松烟暮結刻鏤龜礎宣揚懿烈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二

宋杜大珪編

田諫議錫墓誌銘

范仲淹

公諱錫字表聖世為京兆人唐德之衰徙家於蜀昔武王封舜之後於陳春秋時公子完如齊子孫遂大食采於田而命氏焉厥後將有穰苴相有千秋斯可謂之著矣大王父易直王父成皆隱君子也文而不耀父懿因公之貴累贈尚書左司郎中善教于家嘗命公曰汝讀

聖人之書而學其道慎無速為期二十年可以從政矣  
公服其訓拳拳然博通羣書東遊長安從昌黎韓丕復  
居驪山白鹿觀數年器志大成拔王府薦有聲於京師  
太宗皇帝新策天下進士擢公第二人時太平興國三  
年秋也釋褐除將作監丞通判宣城郡召還改著作佐  
郎俄拜右拾遺直史館賜五品服出為河北轉運使改  
知相州就除左補闕移桐廬郡遷起居舍人還判登聞  
鼓院尋以本官知制誥進兵部員外郎充職以直言改

戶部郎中出守淮陽以留獄之謗左降海州團練副使  
起為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復戶部郎中真宗皇帝即  
位遷吏部郎中判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賜金紫  
求出典海陵郡還臺兼御史知雜拜右諫議大夫史館  
修撰以咸平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終於私第享年六十  
四公自白衣已有意于風化上書闕下請復鄉飲禮又  
請修籍田禮及在朝廷知無不言太宗初既取太原范  
陽未下帝怒不賞平晉之功中外踴然而莫敢言者獨

上書論諫理意深切帝感悟璽書褒荅賜內帑錢五十萬僚友謂公曰今日之事鮮矣宜少晦以遠讒忌公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一賞之奪耶在河朔暨相州累章論邊事至桐廬郡以吳越之邦歸朝廷未久人阻禮教藐如也公下車建孔子廟教之詩書天子賜九經以佑之自是睦人舉孝秀登播紳者比比焉在郡聞禁中火拜章極言上嘉之及還眷遇愈隆會乾明節館閣多進詩歌帝獨喜公之詞乃依韻和賜令宰

相宣付公又上封禪書謂五代之亂人如豺虎不圖復  
見太平宜崇檢玉之禮以荅天意公在西掖會京畿大  
旱禱祀無應遂抗言切於時政故有宛丘之行咸平初  
出使秦隴回上三章言陝西數十州苦於靈夏之役朝  
廷為之戚然出海陵之初以星文示變拜䟽請降詔責  
躬上奉天誠真宗皇帝嘉其意屢召對便殿及行降中  
使撫安仍加寵賚爰有翰林學士承旨宋公白舉公賢  
良方正以副天下之望一日召對久之且曰陛下以皇

王之道為心臣請采經史中切於治體者上資聖覽帝  
深然之乃具草以進手詔荅曰卿能演皇王清淨之風  
述理亂興亡之本備觀鑑戒朕心渙然所授三十篇皆  
隱其目公奉事兩朝由補遺歷御史至諫議大夫前後  
章疏凡五十有二嘗謂諸子曰吾每言國家事天子聽  
納則人臣之幸不然禍且至矣亦吾之分也及終有遺  
表陳邦國安不忘危之意其家弗預焉天子怛然命中  
使賻之有制痛悼贈工部侍郎二子改大理評事持喪

中並給月俸哀榮之禮其謂至矣後以二子登朝累贈  
兵部尚書寶元二年某月某日與夫人合葬於泗州臨  
淮縣某鄉之某原禮也公娶楊氏再娶奚氏封江陵縣  
君能循法度以配君子二子長曰慶述今為駕部員外  
郎次曰慶餘今為比部郎中並克奉堂構有能政于四  
方女三人長適王氏次適龐氏季適張氏皆以婦道稱  
公動必以禮言必有法賢不肖咸憚伏之出處二十年  
未嘗趨權貴之門在貶廢中樂得其正晏如也著文章

成五十卷目之曰咸平集行于世論者曰在大禹時臯  
陶天厥謨在湯武時伊尹周公為之訓誥故教化紀綱  
莫盛於三代而子孫有天下皆數百年秦滅詩書其風  
不紹至西漢得賈誼董仲舒其言可以追先王之烈而  
弗克施使後世王者無復起三代之心由漢始也聖宋  
定天下太宗銳意太平真宗之初復親擢俊乂如田公  
之徒並見獎用惜乎不終其才豈皇天之意特厚於古  
歟某幼聞高風未嘗遊於其門今駕部先君之履業索



文於江外某敢約而修之又采舊老之言而作銘云  
嗚呼田公天下之正人也言甚危命甚奇盡心而弗疑  
終身而無違嗚呼賢哉吾不得而見之

碑陰

司馬光

某自始學未冠聞故諫議大夫田公當真宗踐祚之初  
求治方急公稽古以監今日有獻月有納以贊成咸平  
盛隆之治私心慕仰想見其為人熙寧中始識公之曾  
孫偃師尉衍因就求觀公之遺文後十餘年衍為武勝

軍節度推官知沈丘縣事以公文集及墓銘相示且命  
某為神道碑其墓銘乃故叅知政事范公所為也范公  
大賢其言固無所苟今其銘曰嗚呼田公天下之正人  
也雖復使他人竭其慕仰之心頌公之美累千萬言能  
有過於此乎某於范公無能為役范公恨不得見田公  
則田公果何如人哉某不惟愚陋不學且不為人作碑  
銘已久不敢承命然常怪世人論譔其祖禰之德業墳  
中之銘道旁之碑必使二人為之彼其德業一也銘與

碑奚以異曷若刻大賢之言既納諸壙又植於道其為  
取信於永久豈不無疑乎願審思之脫或可從請附刻  
於碑陰之末

滕待制宗諒墓誌銘

范仲淹

君諱宗諒字子京大中祥符八年春與予同登進士第  
始從之遊然未篤知其為人及君歷灘連泰三州從事  
在泰日子為鹽官於郡下見君職事外孜孜聚書作文  
章愛賓客又與予同護海堰之役遇大風至即夕潮上

兵民驚逸皆蒼惶不能止君獨神色不變緩談其利害衆意乃定予始知君必非常之才而心愛焉君去海陵得召試學士院改大理寺丞知太平州當塗縣移知邵武軍邵武縣遷殿中丞還臺會禁中災下御史府窮究君與祕書丞劉越並上疏論災異明非人之所能為朝廷貸其獄時明肅太后晚年未還政間君又與越嘗有鯁議暨明肅厭代朝廷擢當時敢言者越既卒贈右司諫君拜左正言遷左司諫俄以言得罪換祠部員外郎知

信州又監都陽郡權酤就九華山以葬先君既而起通判江寧府丁太夫人憂服除知湖州賜五品服西戎犯塞邊收難其人朝廷進君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知涇州就賜金紫及葛懷敏敗績於定州寇兵大入諸郡震駭君以城中乏兵呼農民數千皆戎服登城州人始安又以金繒募敢死之士晝夜探伺知寇遠近及其形勢君手操簡檄關白諸郡日二三次諸郡莫不感服予時為環慶路經畧部署聞懷敏之敗引藩漢兵為三道以助

涇原之虛時定川事後陰翳僅十日士皆沮怯君咸用  
牛酒迎勞霈然霑足士衆莫不增氣又涇州土兵多沒  
於定川君悉籍其姓名列於佛寺哭而祭之復撫其妻  
孥各從其欲無一失所者予自此數事乃知君果非常  
之才始請君自代朝廷命韓公琦與予充陝西四路馬  
步軍都部署經畧安撫招討使復命君守本官充天章  
閣待制環慶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兼知慶州君奏言今  
既置四路經畧安撫招討使而諸路經畧亦帶招討之

號稱呼無別非統制所宜請去招討二字朝廷以其知  
體詔從之君去涇之日其戰卒妻孥數百口環其亭館  
而號送之觀者為流涕君至慶處置戎事甚得機要邊  
人咸稱之會御史梁堅奏劾君用度不節至本路費庫  
錢十六萬緡及遣中使檢察乃君受署之始諸部屬筭  
之長千餘人皆來謁見悉遺勞之其費僅三千緡蓋故  
事也堅以諸軍月給并而言之誣其數爾予時待罪政  
府嘗力辯之堅既死臺諫官執堅之說猶以為言朝廷

不得已坐君前守回中日饋遺往來踰制降一官仍充  
天章閣待制知虢州又徙知岳州君知命樂職庶務畢  
葺遷知蘇州未踰月人歌其能政俄感疾以某年月日  
薨於郡之黃堂享年五十七天子加賜賻禮進一子官  
嗚呼予實知君之才而嘗薦之於朝及聞其終泣而誅  
之惜其才有餘而命不足不得盡其術於生民諸子奉  
君之喪以某年月日葬於池州青陽縣九華山金龜原  
而乞銘於予忍復讓哉君河南人曾祖喬贈將作少監



祖嶼不仕父感雅州軍事推官累贈尚書屯田郎中母  
刁氏渤海縣太君追封仙游縣太君君娶李氏封同安  
縣君子四人希仲以方畧進前渭州軍事推官希魯登  
進士第希德舉進士希雅尚幼並守將作監主簿女二  
人長適池州軍事推官王相次適進士劉君軻君少孤  
性至孝居母喪以哀毀屢病廬墓側踰年手植松柏數  
萬株生平好學為文長於奏議尤工古律詩積書數千  
卷以遺子孫中外宗族無不盡其懽心其育人之孤急

人之難多矣君政尚寬易孜孜風化在玉山雪上回中  
岳陽四郡並建學校紫微王舍人琪翰林張諫議方平  
太常尹博士源弟起居舍人洙次為之記重修岳陽樓  
刻唐賢今人歌詩於其上予又為之記君樂於善士大  
夫亦樂於善而願書之也可不謂之君子乎銘曰

嗟嗟子京 天植其才 精爽高出 誠意一開

抗職諫曹 辯論弗摧 主畧邊方 智謀橫來

嗟嗟子京 為臣不易 名以召毀 才以速累

江海不還 鬼神何意 君昔有言 愛彼九華  
書契以降 干戈弗加 樹之松楸 蔽于雲霞  
君今已矣 復藏於此 魂其依歟 神其樂只  
壽夭窮通 一歸乎至理

曾諫議致堯墓誌銘

王安石

公諱某字某其先封鄮鄮亡去邑為氏王莽亂都鄉侯  
據棄侯之豫章家之蓋豫章之南昌後分為南豐人某  
為唐沂州刺史再世生某贈尚書水部員外郎公考也

李氏有江南上公進士第一不就太平興國八年乃舉進士中第選主符離簿歲除授興元府司錄道遷大理評事遷光祿寺丞監越州酒稅召見拜著作佐郎知淮陽軍將行天子惜留之直史館賜緋魚袋使自汴至建安軍行漕詔曰凡三司州軍事有不中理者即驗之最鉤得匿貨以五百萬計除祕書丞兩浙轉運副改正使始諫議大夫知蘇州魏庠知侍御史知越州王柄不諳於政而喜怒從人庠介舊恩以進柄喜持上公到劾之

以聞上驚曰曾某乃敢治魏庠克畏也克畏可畏也語轉而然庠炳皆被絀楊允恭督楊子運公每得詔曰使在外便文全已非吾心也輒不果行允恭告上上使問公公以所守言上由此薄允恭不聽言苛稅二百三十餘條罷之移知壽州壽俗富貲自豪陳氏范氏名天下聞公至皆迎自戢公亦盡歲無所罰既代空一城人遮行至夜乃從二卒騎出城去在郡轉太常博士主客員外郎章獻嗣位常親決細務公言之又言民億甚宜弛

利禁是時羌數犯塞大臣議棄銀夏以解之公奏曰羌  
虛歟屬我我分地王之非計也今羌席此劫他種以自  
助不過二三年患必復起矣宜擇行人塞下調兵食待  
其變而已不報二年羌果反圍靈州議臣請去靈州勿  
事公議曰羌以易拒者以靈州綴其後也判三司鹽  
鐵勾院天子欲以為知制誥召試矣大臣惑忌之遷戶  
部員外郎京西轉運使請限公卿大夫子官京師陳彭  
年議遣使行諸部減吏員下其事京西公曰彭年議無

賢愚一切置不用耶抑擇愚而廢之耶擇愚而廢之人材其可以早暮驗耶上令趣追使還數論事上感之還公既而王均誅命公撫蜀所創更百餘事李繼遷再圍清遠靈武以丞相齊賢為邠寧環慶涇原儀渭經畧使丞相引公為判官公奏記曰兵數十萬王超既以郡都署之十二丞相徒領一二朝士往臨之超用吾進退乎吾能以謀付與超而有不能自恃乎不并將西無補也超能薄此重事願更審計丞相乃以公為言詔陝西即

經畧使追兵皆以時赴公曰將士在空虛無人之處事薄而後追兵如後何遂辭行上怒未有所發會召賜金紫公曰丞相敏中以非功德進官臣論其不可用爾臣受命事未有効不敢以冒賜固辭由此貶公為黃州團練副使既而超果敗清遠靈武踵亡會南郊恩復官知泰州丁母夫人陳氏憂外除授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公常謂選舉舊制非是請得論改之陳省華子亮咨請殿上為姦以弟畀舉人敗省華亮咨有邪巧材朝廷皆患



惡而方幸無敢斥之者公入十餘疏辯之移知蘇州至五日移知揚州揚州守職田歲常得千斛然遣使督貧民耕民苦之公不使耕天子方崇符瑞興昭應諸宮且出幸祠公疏言昔周成王既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然觀於周禮其經緯國體人事微細無不具則知王者受命必修人事以稱天所以命之之意不舉屬之天以怠人事也終曰陛下始即位以爵祿待君子近年以來以爵祿畜盜賊大臣愈不懾移知鄂州封泰山恩遷禮部郎

中始解楊州受添支差多一月公尋自言患公者因復  
絀公監江寧鹽酒西祀恩遷戶部郎中以祥符五年五  
月二十日疾不起年六十六階至朝請郎勲至騎都尉  
遺戒曰毋陷於俗媚佛夷鬼以汙我家人行人所著書  
若干書傳於世又長於歌詩云以某年某月日歸葬南  
豐之東園始公娶黃氏生子男七人仕者三人易占為  
太常博士以能文稱公以博士故贈諫議大夫公沒八  
年而博士子輩生生若干年水漬墓改葬公龍池鄉之

原頭某年月日也。葬有日。羣以博士命次公生平事。使  
東曰。為我誌而銘之。安石視公猶大父也。其少也。則得  
公之詳。如其孫之云。始公自任以當世之重也。雖人望  
公。則亦然。及遭太宗。愈自謂志可行。卒之閉於姦邪。彼  
誠有命焉。悲夫。亦正之難合也。雖其難合。其可少任合  
乎。未可必也。彼誠有命焉。雖然。其難合也。祇所以見士  
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嗚呼。公之  
節。庶幾所謂大臣者歟。銘曰。

既墓而北 乃升宅原 誰來求銘 公子與孫  
公初哀終 惟義之事 維才之完 而薄施施  
乃其後人 有克厥家 天啟予公 非在茲耶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三

宋杜大珪編

田太傅況墓誌銘

王安石

田氏故京兆人後遷信都晉亂公皇祖太傅入於契丹  
景德初契丹寇澶州畧得數百人以屬皇考太師太師  
哀憐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天子以為廷臣積官至  
太子率府率府終為人沉悍篤實不苟為笑語生八男  
子多知名而公為長子公少卓犖有大志好讀書書未

嘗去手無所不讀蓋亦無所不記其為文章得紙筆立成而閱博辨麗稱天下初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不就後數年遂中甲科補江寧府觀察推官以母英國太夫人喪罷去除喪補楚州團練判官用舉者監轉般倉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又對賢良方正策為第一遷太常丞通判江寧府數上書言事召還將以為諫官方是時李元昊反夏英公范文正公經畧陝西言臣等才力薄使事恐不能獨辦請得田某自佐以公為其判官直集賢

院叅都摠管軍事自真宗弭兵至是且四十年諸老將  
盡死為吏者不知軍興法師數陷敗士民振恐二公隨  
事鎮撫其為世所善多公計策將軍有欲悉數路兵出  
擊賊者朝廷許之矣公極言其不可乃止又言所以治  
邊者十四事多聽用還為右正言判三司理欠憑由司  
權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判國子監於是陝西用兵未已  
人大困以公副今宰相樞密副使韓公宣撫自宣撫歸  
判三班院而河北告兵食闕又以公往視而保州兵士

殺通判閉城為亂又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  
真定府定州安撫使往執殺之論功遷起居舍人又移  
秦鳳路都總管經畧安撫使知秦州遭太師喪辭起居  
復者久之上使中貴人手敕趣公公不得已則乞歸葬  
然後起既葬託邊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邊  
鄙無事朝廷不為無人而區區犬馬之心尚不得自從  
臣即死不知瞑矣因泣然泣數行下上視其貌甚瘠又  
聞其言悲之乃聽終喪蓋帥臣得終喪自公始以樞密



直學士為涇原路兵馬都總管經畧安撫使知渭州遂  
自尚書禮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充蜀梓利  
夔路兵馬鈐轄西南夷侵邊公嚴兵待之而誘以恩信  
即皆稽顙蜀自王均李順再亂遂號為易動往者得便  
宜決事而多擅殺以為威至雖小罪猶并妻子遷出之  
蜀流離顛頓有以故死者公拊循教誨兒女子畜其人  
至有甚惡然後繩以法蜀人愛公以繼張公定而謂公  
所斷治為未嘗有誤歲大凶寬賦減徭發廩以救之而

無餓者事聞賜書獎諭遷給事中以守御史中丞充理  
檢使召焉未至以為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既而又以  
為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又遷尚書禮部侍郎正其使  
號自景德會計至公始復鈎考財賦盡知其出入於是  
入多景德矣歲所出乃或多於入公以為厚斂疾費如  
此不可以持久然欲有所掃除變更興起法度使百姓  
得完其蓄積而縣官亦以有餘在上與執政所為而主  
計者不能獨任也故為皇祐會計錄上之論其故冀以

悟上上固恃公欲以為大臣居頃之遂以為樞密副使  
又以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公自常選數年遂任事於時  
及在樞密為之使又超其匹天下皆以為宜顧尚有恨  
公得之晚者公行內修於諸弟尤篤為人寬厚長者與  
人語款款若恐不得當其意至其有所守人亦不能移  
也自江寧歸宰相私使人招之公謝不往及為諫官於  
小事近功有所不言獨嘗從容為上言為治大方而已范文  
正公等皆士大夫所望以為公卿而其位未副公得間

輒為上言之故文正公等未幾皆見用當是時上數以天下事責大臣慨然欲有所為蓋其志多自公發公所設施事趣可功期成因能任善不必已出不為獨行異言以峙聲名故功利之在人者多而事迹可記者止於如此嘉祐三年十二月暴得疾不能興上聞悼駭敕中貴人太醫問視疾加損輒以聞公即辭謝求去位奏至十四五猶不許而公求之不已乃以為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宮事而公求去位終

不已於是遂以太子少傅致仕致仕凡五年疾遂篤以  
八年二月乙酉薨於第享年五十九號推誠保德功臣  
階特進勳上柱國爵開國京兆郡公食邑三千五百戶  
實封八百戶詔贈公太子太保而賻賜之甚厚公諱況  
字元均皇曾祖諱祐贈太保皇祖諱行周贈太傅皇考  
諱延昭贈太師妻富氏封永嘉郡夫人今宰相河南公  
之女弟也無男子以弟之子至安為主後女子一人尚  
幼田氏自太師始占其家開封而葵陽翟故今以公從

太師葵陽程之三封鄉西吳里於是公弟右贊善大夫  
洵來曰卜葵公利四月甲午請所以誌其壙者蓋公自  
佐江寧以至守蜀在所輒興學數親臨之以進諸生某  
少也與公弟游而公所進以為可教者也知公為審銘曰  
田室於姜 卒如龜祥 後其孫子 曠不世史  
於宋繼顯 自公攸始 奮其華蕤 配實之美  
乃發帝業 深宏煒煒 乃興佐時 宰飪凋脂  
文馴武克 內外隨施 亦有厚仕 孰無衆毀

公獨使彼 若滎豫已 維昔皇考 敢於活人  
傳祉在公 不集其身 公又多譽 公宜難老  
胡此殆疾 不終壽考 掩詩於幽 為告永久

蔡文忠公齊墓誌銘

范仲淹

寶元二年歲次己卯四月前叅知政事戶部侍郎蔡公  
薨天子悼之卿大夫憂之國人傷之上命三公舉行典  
禮贈兵部尚書謚曰文忠以康定二年歲次辛巳十一  
月某日塋於許州陽翟之某山公諱齊字子思其先周

之子孫累封於蔡因以著姓秦漢以降代生偉人曾祖  
綰贈太保洛陽人也嘗宰萊之膠水居官九年民愛以  
深遂家焉祖諱鄰贈太傅隱居丘園以貴素為樂考諱  
夢臣累贈中書令博通經史善詩筆與宗族居鄉黨稱  
其孝友娶楚國太夫人張氏而生公教以親仁賓來如  
歸公幼而神秀眉目廣聳見者異之嘗依外舅劉氏學  
於彭城今相國隴西公迪時為監郡得公詩語歎曰渠  
有大志宜善視之大中祥符八年春真宗皇帝臨軒以



文考天下之士公中第一及引對文陞堂堂英偉進退  
有法上大悅顧謂寇萊公曰得人矣特下詔俾金吾給  
七人清道自公始也釋褐除將作監丞通守兗海郡移  
北海郡召還以大著直集賢院主判三司開拆司賜服  
五品今上即位拜右司諫同修起居注改禮部員外郎  
兼侍御史知雜事賜金紫歷戶部度支二副使遷起居  
舍人知制誥同知審官院既而召入翰林為學士轉禮  
部郎中龍圖閣學士守西京以便親求為高密郡徙南

京入除左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改給事中復充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拜樞密副使進禮部侍郎叅知政事以戶部侍郎罷終于汝陰郡享年若干楚國在堂君子哀之公之弟祕書丞稟甥著作佐郎寇平幹公襄事中山郡夫人劉氏哭泣三年至於疾廢二子尚幼曰延慶太常寺太祝曰延嗣祕書省正字長女適試將作監主簿劉庠次女在室而某自布素從公之遊見公出處語默無一不善門中奉親日視其親色諸公昆弟愛之如

傷先朝揀拔以輔相器之當遺弓之初公懷哀慕不能食者數日家人視其衾衣涕泗霑濕公病汝陰聞拓拔僭稱嘻吁感慨教弟稟言西事甚詳蓋忠孝之性發之天也公於親舊間雖死生不易彼有孤遺則必為之備嫁娶又好學無倦未嘗不以名教為急孔子之後世襲文宣公而宰曲阜乾興中四十九代孫承祐卒遂廢十餘年公聞承祐有母弟在杭章請復其嗣有詔從之其立朝也能清其心高其行未嘗取於人明肅太后時用

事中貴人董修景德寺時公在翰林詔為之記中人求  
公善辭許以不次公遲之不進故被誣而出至高密會  
歲饑公請蠲諸州稅又力請放海利以救東人于今賴  
之公兩居憲臺方嚴不動百辟畏其風權威有過則彈  
劾不隱未嘗求其下也明肅之終莊惠復立閤門促百  
僚賀公毅然正色目臺吏不得追班前白執政遂罷自  
是莊惠抑損禮數公有力焉在樞密院海南奏交趾八  
百餘人避本國之虐以歸我議者謂不如還之恐生邊

惠公曰當內之荆湖間活以闢田奈何求生而來委之  
虎兕蠻亦人也義必不還苟散為民盜從而戮之酷又  
甚焉爭之不能得後果為亂捕之歲餘宜桂以西皆警  
朝廷惠之公猶有愧色在政府浩然示至公於中外以  
進賢為樂以天下為憂見佞色則嫉聞善言必謝孜孜  
論道以致君堯舜為心與大臣居和而不倚正而不訐  
無親疎之間有方大之量朝廷為之重刑賞為之平及  
其出也未踰歲而天子思之公遽不起嗚呼公之生也

天有意也公之亡也天有意乎使在位而壽則道德功名非竹帛之可勝也矣銘曰

|      |      |      |      |
|------|------|------|------|
| 泰山之東 | 齊魯同風 | 厥生我公 | 我公堂堂 |
| 觀國之光 | 享于真皇 | 真皇上仙 | 隕血漣漣 |
| 欲報昊天 | 今上聖神 | 迺眷正人 | 參於國鈞 |
| 純德坦坦 | 平心浩浩 | 進退惟道 | 恕以待物 |
| 誠以報國 | 仁人之德 | 天乎天乎 | 豈不有心 |
| 奪此令人 | 我懷憂深 | 箕山峩峩 | 潁水悠悠 |

山為陂兮川為丘

公之名兮與日月留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四

宋杜大珪編

杜祁公衍墓誌銘

歐陽修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常為諸侯後徙其封於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為氏自杜赫為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建平侯延年仍顯於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於晉又十有四世岐

國公佑顯於唐又九世而至於祁公其為家有法其吉  
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家書自唐滅亡喪  
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家法不遷於世俗蓋  
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  
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於今者惟杜氏公自高祖以  
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公為人尤潔廉自刻其為大  
臣事其上以不欺為忠推於人以行已取信故其動靜  
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公享年八十官至

尚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  
太師封祁國公於其家天子祠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祀  
將有所問以疾不至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公少舉進  
士高第為揚州觀察推官知平遙縣通判晉州知乾州  
遷河東京西路提點刑獄知揚州河東陝西路轉運使  
入為三司戶部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荆南府未行以  
為河北路都轉運使遂知天雄軍召為御史中丞判流  
內銓知審官院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

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即拜副使慶歷三年遷吏部侍郎樞密使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事如其為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為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為條目必使吏不得為姦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始居平遥嘗以吏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肯決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

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夏人初叛命天下苦於兵而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公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為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往來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撓於權要有干其法而能不為之

屈者世皆以為難至公能使權要不敢有所干凡其為治以聽斷盜訟為能否爾獨公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諸縣之民皆被其惠開封比比出能吏而兼於民政者惟公一人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為姦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某闕公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

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  
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勅諸吏無得升  
堂使坐曹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  
出於公居月餘翕然聲動京師其在審官有以賄求官  
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  
慶厯之初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今丞相富公  
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  
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絕

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慙恨涕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杜某封還內降耶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某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為可舉公爭以為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



爭銀竈族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為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為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與為朋黨者其議論之際蓋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為不可遂亦罷以尚書左丞知兗州歲餘乃致仕公自布衣至為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分產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分給宗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

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工書喜為詩讀書雖老不倦推獎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貧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為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紀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為善惟不足者歟曾祖太子少保諱某贈太師祖鴻臚卿諱某追封吳國公父尚書度支員外郎諱某追封韓國公皆贈

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娶相里氏封晉夫人子男曰誥大理評事訢太常博士訢將作監主簿詒祕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集賢校理蘓舜欽次適祕閣校理李縱次適單州團練推官張遵道公以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卒於家其子訢以某月某日葬公於應天府宋城縣之仁孝原銘曰翼翼祁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於位士知貪廉退老於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咨爾曲爾直繩之墨之

|      |      |      |      |
|------|------|------|------|
| 正爾方圓 | 有矩有規 | 人莫之踰 | 公無爾欺 |
| 予左予右 | 惟公是毗 | 公雖告休 | 受寵不已 |
| 宮臣國公 | 即命於第 | 奕奕明堂 | 萬邦從祀 |
| 豈無臣工 | 為予報事 | 何以召之 | 惟公舊德 |
| 公不能來 | 予其往錫 | 君子豈弟 | 民之父母 |
| 公雖百齡 | 人以為少 | 不俾黃耆 | 喪予元老 |
| 寵祿之隆 | 則有止期 | 惟其不已 | 既去而思 |
| 銘昭於遠 | 萬世之貽 |      |      |

章丞相得象墓誌銘

宋祁

宋有清忠肅艾之相曰章公諱得象其先齊太公裔封於鄆  
去邑為章氏僑徙不常後為武寧望姓曾祖仁蒿仕李昇  
為駕部郎中以公故贈太師中書令曾祖妣杜楚國太夫人祖  
士廉汀州寧化令贈太師中書令祖妣周齊國太夫人考爰  
志耿介以儒術發聞不樂進取姻友數請強與吏偕試禮部  
一不中即謝去盤桓家食以天爵自終贈太師尚書令兼中  
書令密國公妣張秦國太夫人世烈前光幽而後融委報於

公公孩提已自秀挺外能屬文年十二侈袂挾英與密公及從兄得一俱稱茂才鄉人貴之當時夙儒願與周旋不以文人行自謂咸平五年天下進士貢千數朝廷遴選取纔三十八人公第其中號為得才授大理評事知邵武軍歸化縣以斬衰喪不之官服除用大理丞為信州玉山縣會東封泰山大臣引公簽署兗州觀察判官事以辦治勞劇遷太常博士通判明州以屯田都官二員外歷知台南雄洪三州事會詔近舉學優行茂者以名聞時文靖呂丞相諫大夫張師德聯

牘言上試學士院以職方員外郎直史館入三司度支部  
為判官歷祠部郎中賜五品服改刑部曹糾察在京刑獄  
賜三品服公自釋褐即外遷間闕遠方幾二十年搢紳未  
甚知者及還游諸公間器就德完一口交譽姿表頎茂所  
至輒傾坐客事上間如接下侃如中陶然粹外頽然簡昭  
通今古不見崖畛天下遂推為鉅人長者以兵部郎中試  
中書進知制誥明年入翰林為學士公於名命得輕重體  
要進無盈褒退無溢尤至他詔令皆便時制宜使聽受施

行者徧曉多至數百千篇即本職改諫議大夫以齊縗喪去官有詔奪服號訴不見聽累遷為禮部侍郎又兼龍圖閣學士俄拜承旨兼侍讀學士擿經驗古勸成風德在內外辭禁凡一終星異時與公嘗僚或出公下者武相踵為柄臣然愈謙晦無纖芥舛望不為赫赫名自結其澹於進取乃如此視積薪倒行不得輩公斲皂尚敢望其藩哉惟天子以為國器可大任景祐三年乃擢同知樞密院尋改戶部侍郎毗變內機底裏輸盡參和協恭道



益光明帝曰爾遂相寶元元年以本官拜中書門下平  
章事邊郭繹騷老師留屯上所與閱赤白囊按邊吏才  
不肖調兵食止一二樞近裁可奉行議者謂三公無不  
統兵獨大事有不與知方多故時不容偏任天子向其  
言始命宰相兼樞密使仍進公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  
公授使讓還其官在上前論事或日旰別白精審無所  
回忌時天下承平久器皿未牢兵耗不登公與呂丞相  
共議閱良家子數十萬補完虛籍益市馬充車騎為蒐

教之法付于軍謹脩繕之令督於官減用度之冗謹其財所以憺威常武紓國庇民者咸見納用遼人誅利設言邀隙乃叅取餌表陰折敵謀且引陽秋不一足之義權辭約幣以一介至其廷卒得要領歸報會呂丞相病免復以冬官命公遂為上宰拓跋之叛公謂賊地褊戰亟弊當自臣令按甲毋出以飽士氣既割刈不克振果叩高奴塞泥首就羈裁賜藝貢禮以荒服終大酋窮憤兵死賀蘭鉏其未萌剪其速飛如公之素公既久當國

且畏盛滿書諭夕咨慮煩必傷乃頓首乞還丞相印詔  
不許表至十上未得報則還第待罪天子手詔曰須郊  
祀畢更一年乃聽公以敦諭諄切不敢違然志遠名寵  
每奏事或獨留且陳年侵疾癯言誠哀到慶厯五年始  
得以檢校太傅鎮安軍節度視相秩即判其州七年進  
封鄆國公明年徙留西雒朝京師遂請老時議以圖任  
耆峻不應以年為解公執益固上度不可留特拜司空  
致仕賜實俸著令燕見如丞相於是公年七十一去位

之六月乙未暴感疾一日薨詔遣太醫馳視已不可為  
計聞天子即日幸其第既酹哀甚賜銀三千兩他賵襚  
稱之舊制人臣罷退有物故乘輿不臨喪又是日當休  
法從或出沐而詔蹕遽行且使走諭二府以殊禮待公  
意再不視朝追贈太尉兼侍中進二子一孫官大女疏  
湯沐邑幼女及孫賜簪鏡服推叙宗婭者六人公無主  
饋嗣且幼上遣中人省實家貲簿付宗老舉不滿萬金  
裁俸賜所贏嗚呼隱卒褒終寵孤卹私之恩極矣蓋公

之納忠也至故報禮也稱朝野涕咨謂之榮哀前夫人  
張氏未及公顯故君清河縣後夫人楊氏偕公貴故國  
於郇息男五釋之終大理評事約之終光祿寺丞介之  
終太常寺太祝皆以學自力數射策與諸生确世稱其  
才延之大理寺丞公得謝特賜緋袍銀魚脩之大理評  
事皆儼然在次號瘠如禮約之子元方大理評事以盛  
德後羨慶委祥且復大不疑云息女五三天於室次適  
太常寺太祝隴西李上卿封永昌郡君上卿今樞密直

學士給事中昭述之子季尚幼從子隱之公素所愛教實有遺令相二子治喪於是發龜策合內外姻與謀以秋九月某日克葬公於許州陽翟縣三封之原以二夫人祔初母夫人捐養京師命不還葬於是作新塋乃今異位同域庶公之志公興諸生進官於朝其踐歷大概著矣至總局如審官審刑太常禮三院尚書都省通進銀臺群牧使昭文館會靈觀奉使則再充契丹國信特選則知禮部貢舉權置則南郊禮儀大禮使常兼則集

賢昭文二大學士兼脩國史譯經潤文使皆餘功他閑  
便蕃烜赫至善狀尚多不得詳敷階爵並極本品功臣  
文四十邑食萬戶實食三之一公不喜為鰥厲行要以  
天下中庸自居薦寵士大夫惟力所視無有愛惜苟顯  
於時弗啻已自出與人交久而益親仕十六官未始有  
毫髮譴咎雖長喙緩頰不敢加非於公不植私不援黨  
家無言利之老室無徼福之祈在宰府務總綱紀去煩  
苛臨大事從容鎮靜無遽色急言見於幾微士之辨銳

自喜者或上謁有所開說公為陳大體皆語塞自引去  
至上書過咎宰政天子下其章他輔臣欲讎實所言公  
第置之無所辨監司繩切州縣更約束劾發微密所至  
紛然公白其非是時急於吏課一切聽之未幾議不以  
為便舉皆復故輔政八年章程修明其嘉猷納之上庶  
績付之有司功名勢地皆一不處故論者但美公德不  
能言其所以德彼挈挈可名者果其細耶公之始生密  
國夢相者拜於前旁有人曰相而拜台輔也公為省郎



楊文公億屬廣坐謂公曰希言當為賢宰相閩江南臺  
古傳沙合者出相比年遂儋為洲名世賚弼抑天啓然  
善行草書筆法道婉時人弃牘祕愛論著文章數百篇  
雅懿沈鬱薄天人之極其為章惠太后冊上最稱善奉  
詔撰御書梵字後記鋪衍宏麗文林趨服噫天與善人  
舊矣又曰仁者壽挾二必然之理與公之嗇和不能亢  
有定之數使登期頤固所謂不盡信而難堪者哉古之  
遭時君必終始自託然始未嘗不隆而後稍薄也如公

疊寵蕃數存無比而歿有加焉易名之日太常謚曰文  
憲至內外無間言全德哉若人僕辱公知且其嗣有請  
遂為之銘

在宋四世 帝功極熾 顯顯有郇 實相而濟

羗酋惛坡 弄兵不朝 赤子恃舖 亢父取驕

公為國謀 折箠不答 待其瘡饑 委命自歸

鬼方窺鑄 不情以詐 公屈其鋒 建言一赦

朝遣單車 往喻厥廷 撓屈不渝 卒復爾盟

二郵休寧 時公之功 薰以太和 物夥歲豐  
遂安元元 以揉萬邦 乘車暉暉 高牙言言  
公有文武 之翰之藩 既老而傳 頓首乞身  
天子有命 爾作司空 弗職以勞 安嗇而沖  
公有陰德 大濟於時 宜永斯年 乃不期頤  
六飛駸駸 厥第是臨 裨衣豐貂 既綈乃廐  
賁樞榮終 誰克之如 本公忠勞 感會有初  
降體頽濱 大宵無晨 孰袞厥事 若子而孫

下有千載  
追慕如仁

名臣傳琬琰之集中卷四